

非洲人眼中的铜川“药”“瓷”

严维佳

2018年9月,为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实现铜川产业转型升级,我率领由铜川中医药和陶瓷企业组成的政府经贸代表团出访非洲尼日利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三国。

我们一行乘坐埃航ET637次航班,从成都双流机场出发,经停埃塞俄比亚,历经20小时的辗转飞行,抵达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快降落时,透过飞机舷窗俯瞰非洲大地,苍茫而辽阔的天地间,蓝天与白云,山峦与荒漠,河流与森林,城市与乡村尽收眼底,而据说是中国援建的高速公路,却格外显眼,与低矮而贫瘠的自然村落形成鲜明对比,让人感到既原始又陌生。

走下飞机,第一次踏上非洲的土地,激动与兴奋的心情却在办理入境手续、报关查验时遇到了小“意外”。由于我们每人行李中都携带了用于宣传推广和外交礼仪所需的铜川产的青蒿素软膏等药品和耀州瓷产品,开箱查验时引起了各种穿不同制服、戴“大盖帽”的边检军警的好奇,尽管随同翻译反复解释,可在“大盖帽”们看来,这么精美实用的“药”“瓷”都是用于赠送的礼品和宣传品,这难免太奢侈、太不可思议了。幸亏来接机的大使馆商务参赞和当地政府及时出具了邀请函,在交涉了一阵后,我们才得以通关入境。

走出机场,热情的接待方略显歉意与无奈地解释道:“没办法,在非洲人眼里,中国就是文明富裕的象征,来自中国的中医药和陶瓷,更是不可多得的奢侈品,太受当地人喜欢了。”我们谈笑间也多了几分理解与自豪。

翌日,我们又乘机抵达了本次出访的第一站——位于尼日利亚东南部的克里斯河州。此时,正值南半球非洲大陆的春季,宽阔而平静的克里斯河畔,巨大的橙红色火焰树似乎在热情地迎接我们。在州政府,我们与本·阿亚德州长进行了会谈,他是一位体型健硕、年富力强的官员,不久前曾在中国参加了中非市长培训,还曾专程到访过陕西。这次邀请铜川来访就是为了将他们丰富的陶土资源、工业园区和妮娜帕自贸区介绍给我们,以期开展务实合作。在阿亚德先生看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高层论坛,开启了中非合作的新机遇,中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和发展经验,必将为非洲提供更多的借鉴与帮助。

会谈中,我们与克里斯河州政府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并实地考察了卡拉巴尔新兴产业园、

制药厂、制衣厂和妮娜帕自贸区。临别时,我们向负责陪同和全程武装安保的非洲朋友赠送了产自铜川的中医药产品和观赏陶瓷产品,令他们爱不释手,并用几天来跟我们学习的汉语连连说:“中国,很棒!”

四天后,我们来到中非合作的典范——坦赞铁路起点,素有“铜都之城”的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在拜会中国驻赞大使馆时,听取了大使先生关于该国农业、矿业资源、投资环境和优惠政策介绍,为我们在赞寻求合作指明了方向。

紧接着,我们前往位于赞比西河畔的利文斯敦市考察,并与部落首领穆库尼酋长进行了会谈。在由精选于赞比西河湿地金色芦苇搭建的宫殿前,当地人用头顶鸟羽、身披兽皮、手植木杖的非洲传统舞蹈欢迎我们,金色圆顶芦苇宫殿内象牙、狮首、豹皮尽显原始与威严。穆库尼酋长非常高兴地向我们介绍说,他的两个女儿都曾在中国留学深造过,因此,他对遥远的中国充满向往,希望双方在采矿业、建材业和医药制造方面开展合作。

在随后对利文斯敦部落的参访中,我们深感这里自然环境优美,矿冶资源丰富,但人们依然居住在茅草木屋,村里没有水泥和硬化路面,使用的生活用品大都为木制或草编,几乎看不到陶瓷或金属制品。由于卫生和用水条件差,位于世界第二大瀑布——维多利亚大瀑布和赞比西河湿地的部落中,埃博拉、疟疾等疾病肆虐,急需青蒿素制品等抗疟物资。当我们把铜川的青蒿素软膏等产品赠予酋长时,在他的眼中,这是来自古老东方大国不可多得的珍贵礼物,希望能合作办厂,让族人能远离疾病,改善生活,像坦赞铁路一样更好地造福非洲人民。

告别了部落酋长,我们从赞比西河大峡谷上的维多利亚大桥进出出访的最后一站——有“花树之城”美称的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此时正值四季如春的哈拉雷“满城尽开蓝花楹”,巨大的蓝花楹和巴西蕨树竞相开放,遮天蔽日,整个城市都被染成一片梦幻的蓝紫色和细密的粉红色。春风拂过,遍地的落叶犹如铺满鲜花的花海。行走在大街小巷,让人仿佛穿行在花海连天的时空隧道。

受津巴布韦总统府的邀请,我们拜访了津巴布韦投资管理局局长思科曼齐·杜梅兹韦尼,主人热情地介绍了津巴布韦的投资政策,并对铜川在津巴布韦投资的国际建材产业园项目表示了

欢迎和感谢。

在投资局相关人员陪同下,我们驱车前往位于郊区的铜川(津巴布韦)国际建材生产项目建设工地。非洲朋友指着沿途经过的火电厂、水泥厂和食品厂,兴奋地告诉我们,这些企业许多都是中国援建的中非合作项目和合资企业投资项目。其中,占地百余亩的津巴布韦铜川国际产业园项目总投资2.5亿元,建成后可生产建材瓷砖、生活陶瓷、电力陶瓷及建筑用砖,年产值将达亿元以上。目前,已完成投资证注册,土地交付,并已开始全面建设,预计两年内建成投产。

在津巴布韦投资局官员看来,正是铜川在建材和陶瓷产业上的技术和投资优势,结合津巴布韦良好的矿产资源和市场潜力,中津合作才能结出累累硕果。

当我们一行即将告别非洲,启程回国时,回想十一天来我们从西非尼日利亚克里斯河畔,到东非赞比西河大峡谷,从利文斯敦原始部落,到非洲“小巴黎”哈拉雷,从妮娜帕自贸区到铜川(津巴布韦)国际产业园,所到之处,所见所闻,辽阔的非洲大地,秀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农业矿产资源,朴实的风俗文化,与落后的城乡基础设施,欠发达的生产生活水平以及近乎原始的居住与卫生条件,既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作为铜川“药”“瓷”走出去的破冰使者,我们在非洲短暂的出访中,上到州长、局长等各级官员,下到部落酋长、随行人员,在非洲人眼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让他们羡慕,中国的产品技术让他们向往,中国的支持援助让他们感动,与中国的共赢合作更让他们充满期待!

铜川是药王孙思邈故里和耀州瓷发源地。拥有中医药、陶瓷、煤炭、建材及农业、旅游业等传统优势,转型发展中如能借助“一带一路”倡议,鼓励企业积极走出去,建立“海外仓”“飞地园”,此次非洲之行播下的种子,在这片同样古老而苍茫的非洲大地上必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犹如那绽放的蓝花楹,开遍大地,泽被万邦……

当飞机轰鸣着飞离哈拉雷,从舷窗上再次回眸非洲古老而又苍凉的大地,我在想,也许,在不久的将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逐步影响和推动古老非洲的发展进程,中国的发展成就将会在这里重现,“出门一块布,吃饭就上树,发展靠援助”,不会再是这里贫穷与落后的写照。

雪线之上的守望

吴双峰



天山腹地:冰与火的青春烙印

独库公路,宛如一条灵动的巨龙,盘桓于天山的雄伟之心,被冠以“中国最美公路”的美誉。如今,它成为了游人的网红打卡胜地。然而,于我而言,这条公路的每一寸曲折,都似一把刻刀,在我的生命里雕琢出永不磨灭的痕迹。

独库公路的第一个关键节点——乔尔玛,隐匿于天山的神秘腹地。在这里,天山公路建设博物馆与乔尔玛烈士陵园静静矗立。它们虽无言,却讲述着这条路背后的尊严与沉重。

时光回溯四十二年,1983年5月,我一个来自河南农村的懵懂小伙,以乌鲁木齐军区通信连波员的身份,踏入了乔尔玛车站这片土地,直至次年3月离去,短短十个月的驻守,却在我的人生长河中铭刻下永恒的印记,每一次回忆,都如同汹涌的浪潮,热泪止不住地奔涌。

乔尔玛的冬天,是严酷的代名词。寒风呼啸,如一把把锋利的刀刀,在裸露的皮肤上肆意切割,积雪深得及膝,每一次巡查线路,都仿若在生死边缘徘徊。生活的底色是单调与匮乏的合奏。餐桌上,萝卜片、白菜片、土豆片这“老三片”,年复一年地唱着“主角”。

闲暇时光何在?看书,是唯一奢侈享受;锻炼身体,是抵御严寒与无聊的本能之举;守着机器,和年轻的战友们无边无际地“吹牛”,是贫瘠精神世界里微弱却珍贵的火花。然而,与那些在绝壁上开凿天路的工程兵兄弟相比,我们这些守在机房的通信兵,算是拥有了莫大的“幸运”。

在乔尔玛度过的十个月,“塌方”“雪崩”“牺牲”……这些沉重的词汇,如同达坂上终年不散的阴霾,一次又一次无情地撞击着我们的心灵。据统计,为了修建独库公路,共有168名战士将自己的生命永远留在了乔尔玛烈士陵园,其中年龄最小的仅有17岁。正是这些默默倒下的年轻生命,用血肉之躯铸就了这条天路,它当之无愧地被誉为“英雄之路”。

乔尔玛:时光的碎片与四季的变换

乔尔玛的时光,仿佛被风撕扯成碎片。在这里,四季的更迭被打破,只有春天与冬天的交替。乔尔玛的天气,就像孩子那捉摸不透的情绪。前一刻还是澄澈的蓝天白云,下一刻便乌云密布,暴雨倾盆,一日之中五六场雨是家常便饭。雨后,最欢愉的莫过于不值班的战友们提着铁桶、端着盆子,兴冲冲地钻进山去采蘑菇。

营房前横亘着一条沙石路,蜿蜒伸向尼勒克

县的方向。路上车影罕至,倒是牛羊悠然自得地踱过,它们的蹄印很快便被风沙轻轻抹去。路的对面,是一片倔强的荆棘林,传说百年间只分枝却不长高,成了野兔们的天然迷宫。穿过荆棘林,喀什河的奔腾声便如潮水般涌入耳畔——河水裹挟着碎冰,汹涌澎湃,唯有冬季,才会迎来片刻的宁静。那时,两岸凝结出琉璃般的冰凌建筑,晶莹剔透,千姿百态,宛如梦幻的水晶宫。河心却倔强地裂开一道缝,恰似大地在冰封之下仍固执地喘息。站在河边眺望远方,天山的雪峰如银剑般直插云霄。越过那些雄伟的雪峰与险峻的冰达坂,便是传说中草浪翻滚的那拉提草原。然而,乔尔玛的官兵们鲜少谈及远方,他们的目光更眷恋于营区外那座喀什河大桥——独库公路的关键咽喉,也是战友们用青春丈量天山的起点。

风雪达坂:孤勇者与意外的馈赠

乔尔玛的严寒与孤寂,却意外地为我这个农家子弟打开了一扇命运之窗。除去值班与查线时间,我把从家乡带来的初高中课本和资料翻得卷了边。一个念头在冻僵的心里顽强燃烧:先把知识穷牢,机会或许会来敲门。

1984年3月初,连队传来消息:总站要举办军校预备人员培训班,为照顾艰苦边远岗位,决定派遣我和战友汪勇前往乌鲁木齐参加选拔!在乔尔玛的寒夜中,我们常常聚在一起复习、讨论。

从3月6日接到通知,到9日傍晚,鹅毛大雪昼夜不停。考试定在15日!

3月10日拂晓,我和汪勇早早醒来。推开门,心却沉入谷底:天空阴沉,细碎的雪花仍在飘散。“走!拼了!”无需多言,我们异口同声。

我们没有骑马(怕马在深雪中更危险),每人拄一根粗壮的木棍当探路的拐杖,一头扎进了茫茫雪海。一脚踏下去,积雪瞬间没过小腿。一个多小时后,雪势骤然加大,天地混沌一片,路迹彻底消失。我们只能凭着感觉,用木棍试探着前方的虚实,在白色迷宫中艰难挪动。三个小时过去,体力濒临极限。

终于,我们站在了哈希勒根达坂脚下。为了缓解紧绷的神经,我喘息着对汪勇说:“听说……这附近……有雪莲……”爬行了约三十米,在右后方一个凸起的雪堆上,三朵紫红色的雪莲花,鲜艳得刺眼。

汪勇执意将三朵花都给了我:“你拿着!”后来,这三朵珍贵的雪莲,还真的缓解了母亲多年的老寒腿病痛。

带着雪莲的祝福,我们脚步轻快了些许。不



古城写意

夏保安

岁月浅唱

第五十九夜
墨痕在宣纸上漫溯成霜,
如迟归的月亮悬于未央,
以清光滋养年轻,
每一圈都是不肯沉落的诗行。
风路过时,
数了数那些未写完的标点,
始终悬在笔尖的过往,
像时光不肯落款的印章。
第六十朝
笔锋吮破稿纸的微光,
在晨露与墨色接壤的地方,
时光在纤维里,

轻轻绽放。

多情的雨

六月晴空忽然低语,
车掠过街道交织的网。
雨滴匆匆追上我的窗,
画满问号感叹号的纹样——
花落的转角啊,
告诉那些迷途的花瓣,
莫在风里惆怅,
你们相遇的路口,
雨水正汇成涓涓的河,
托起坠地的芬芳,
载着褪色的诺言,
流向远方,与你同往。



家乡如此多娇

胡燕

在那个被自然深情拥抱的角落,一个藏匿于青山绿水间的幽静小山村,那是我外祖母居住的地方。每当我去看望外祖父母时就会高兴地说:“回老家了。”

我外祖母居住之地,房后有座不高的山坡,坡上长满郁郁葱葱的松树。房前不远处,一条蜿蜒曲折的河流潺潺流过,碧波荡漾,四季不息,是记忆中最动听的旋律。

儿时回老家遥远且艰辛。那时外祖父接小外孙女回家,总是带着我乘坐火车到偏远乡镇,徒步翻过一座高山峻岭,需走七十多里的盘山小路方可到家。跟随外祖父走这段路时,我总会问:“外爷,快到家了吗?”我的外爷总是笑眯眯地回答我:“快了,转过那道弯就到家了。”我就在这句“转过弯就到家”的话中,不知道转了多少道弯,直到走得脚酸无力时,才听到外祖父说:“到家了。”

外祖父家有宽大的场院,院子周边种着一些果树。柿子树枝叶繁茂,每年金秋时节,红彤彤的柿子挂满枝头。外祖父便会细心采摘,制作成香甜的柿饼拿到集市上售卖,那是家里重要的经济来源。屋檐下,那架需两人合力方能环抱的大磨盘,默默见证着岁月的流转与粮食的丰收。

那时的乡村,虽物质不丰,却自有一番淳朴与和谐。婶婶们身着棉布斜襟蓝扣外衣,温婉可人;男人们则穿着立领中缝蓝扣外套,尽显中式风韵,那份质朴与雅致,是如今难以寻觅的风景。

最让我怀念的,莫过于和外祖父一同在河边捉鱼的时光。工具简单,却乐趣无穷。外祖父取来农具筛裹上纱布,留下一道缝隙,他将鱼饵放在箩筛上面,把箩筛沉到水里。等鱼儿成群结队游进去吃食,他拎起箩筛,不一会儿就能捞上许多手指长度活蹦乱跳的小鱼。

外祖父手法娴熟地将小鱼剖腹去鳞处理干净,下锅煎至金黄,再添水煮沸,加入新鲜采摘的蘑菇,一锅香气四溢的鱼汤便诞生了。那滋味,至今仍是我心中难以忘怀的珍馐美味,每当想起,唇齿间似乎还残留着那份醇厚与鲜美。

那时农村是贫困的,没有多少肉类可供食用,捕鱼是人们为自己增添肉类蛋白的一种方法。

又过了几年修通了道路,去外祖父家可以乘坐汽车,但仍然需要一天的时间。我记得那时和哥哥去看望外祖父母,晨光初破晓,我们便搭乘首班车穿梭至邻县,随后换乘午后末班车,颠簸至外祖父所在的乡镇。而后,是一段约莫五公里的乡间小径,如同时间的细流,引领我们步入那熟悉而又遥远的家。

随着外祖父与外祖母的相继离世,归乡的脚步也日渐稀疏。

直至近两年,家族中传来喜讯,堂妹之子大婚,一纸请柬,不仅带来了亲情的汇聚,

更引领我们见证了家乡的巨变。堂妹笑言,如今老家已实现村村通公路,车轮可直抵家门,昔日泥泞不再。于是,我们驱车踏上归途,高速公路如银色绸带,四十分钟飞驰而过,随后转入柏油沥青路,再转村村通的水泥路,一路顺畅无阻,仅耗时一小时,便抵达了堂妹温馨的家。

老家的变化一目了然,昔日低矮的土坯茅草房已难觅踪迹,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错落有致的小别墅。水泥路边栽种的白杨树高大挺拔,叶子绿油油地泛着光泽,阳光透过密集的叶缝,洒下斑驳陆离的光影,为这宁静的乡村添上一抹生动与活力。

堂妹家门前,一串串小巧的红色纸灯笼随风轻摆,从家门口一直延伸至村口,宛如一条红色的绸带,透露着红火火生活的喜庆。亲朋好友齐聚一堂,姑娘们有的身穿长裙脚蹬短靴;有的穿修身牛仔裤搭配短靴;有的尽展青春活力;小伙西装笔挺或穿着休闲夹克外套,个个神采奕奕。从他们的装扮中,已难辨城乡之别,城乡一体化的美好愿景,在这里悄然实现。

此时漫步在乡间的公路上,常常看见不知名的蓝色小花在草丛里半遮半掩地露出脸庞。风起时,白杨树沙沙作响,花儿们晃着脑袋着地摇曳。我闻到一种树木、花草、泥土混合着的清香,那是只属于乡村的,最质朴、最纯粹的味道。

放眼望去,那条曾是我儿时乐园的清澈河流,如今已架起坚固的桥梁,连接着两岸的村民,再也不用担心雨季来临洪水会阻断归途。回望家乡,其变迁之景在我心中激起了层层涟漪,不禁感慨万分,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战争的阴霾已然远去,不再有烽火连天下的颠沛流离,和平的春风拂过每一寸土地,催生了国家发展的蓬勃生机。我们的物质生活如同丰收的田野,饱满而丰饶;精神的世界如同璀璨的星空,深邃且充满无限可能。置身于这样的时刻,我深感幸福满足,而能生活于这样一个和平昌盛的时代,更是命运对我无尽的眷顾!生活在这一刻我是幸福的,生活在这个时代更是幸运的。

时光的流转中,祖国在高速发展,农村道路日新月异变化,映射出国富民强。老家,它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轻轻几笔,便勾勒出了岁月深处的宁静与美好。那山,那水,那炊烟袅袅的村落,都在这水墨间悠然自得,诉说着往昔的温柔与安详;老家也是一幅绚烂的油彩画,每一抹色彩都饱含着生活的热烈与激情,这岁月之歌,如此悠扬动听,让人沉醉不已。

我的家乡,这块被外祖母用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你的每一次变迁,都见证了时代的进步。在你的怀抱中,我感受到了生命的温暖与力量!家乡,你如此多娇,让我如何不爱恋你的容颜!



国画 李岳民